

嚴沁浪漫小說

也是重逢

23693

I247.5/574

也是重逢

(原名門掩黃昏)

嚴沁著

一葉輕愁

程天白駕着車在洛杉磯的公路上疾駛，身邊坐着美麗的費曉晴，他們是到機場，曉晴正要回香港。

車廂中的氣氛是沉默的，凝固的，有一抹輕輕，淡淡的愁悵迴旋着。他們才訂婚就要分開，那實在是一件相當遺憾的事。

配着曉晴的美麗，天白是瀟灑的，說不上是美男子，却有一股特別的氣質，看似風流相，實則絕對正派。

他們在香港時是中文大學的同學，當年並沒有特別的感情，來到美國，竟然又在同一間學校的研究院，也許接近得多，也許中國人少，他們的感情突飛猛進，一個月，請了一大堆同學到天白家裏，當眾宣佈訂婚。

這是天白的第一個女朋友，第一次戀愛，他並不知道自己愛曉晴有多深，只清楚自己的全心全意。

曉晴是個清純的、雅致的、斯文的女孩，她很有教養，永不說一句過分的話，永不曾在許多人面前笑鬧，她的一切都是含蓄的，當然，也包括感情。

對天白，她也不熱情洋溢，雖然他們已是未婚夫婦。天白認為理所當然，她原

是把一切收在心中的女孩！

他們原本約定拿到碩士學位就回香港，在香港結婚，共同發展他們的事業。想不到——曉晴的父親傳來病重的消息，身為獨女的她只能立刻返港，甚至無法唸完最後幾個月的課程。

天白看她一眼，對父親的病她當然是擔心、焦慮的，但表現在外表的依然只是淡淡的。天白有時懷疑，她的心裏能收藏多少喜怒哀樂呢？她纖細的身軀能負擔多重的壓力，打擊呢？

他也發覺，他並不完全了解她，雖然他愛她。

「如果可能——希望妳盡快趕回來唸完碩士學位，」他誠摯的說：「只差幾個月，放棄了太可惜！」

「我會！」她也看他一眼，眼光柔柔的。

「我很抱歉不能陪妳一起回去，」他又說，有些矛盾：「只是——」

「我明白，你不必解釋！」她按住他的手，「事實上，你陪我回去，也於事無補，何必浪費金錢、時間！」

她是善解人意的，他喜歡的也是這一點。

「回去以後不要太勞累，不要太擔心！」他考慮着，「生老病死原是人生必經的過程！」

「我懂！」她無奈的嘆息。

她也是個理智的女孩。

「我會給妳電話，」他說：「有重要的事妳打給我。」

「好！」她點頭，「你別打來，我打給你，因為我不能把握在家的時間，而你總在宿舍的。」

他想一想，明白她的苦心，她不願他花太多的錢，他們還只是學生，還不能自己賺錢。

「好！」他心中是感激的。

已近機場，離愁——是離愁嗎？突然就更濃了，似乎有——從此天涯的感覺。

「天白，你要小心身體！」她說。

「放心，我不會虧待自己！」他勉強說笑。

「有空的時候找朋友聊天，不要把自己整天困在家裏，不必太緊張功課！」她說。
6

他淡淡的笑，她怎麼突然變得像媽媽呢？

「我會安排，我不是書呆子！」他說。

「但是你讀書有一股狠勁，很可怕！」她也笑了，「有時好像連命都不要了似的！」

「那裏會呢？我只是想每個人讀書求學的時間不長，過了就難再來，我們該把握！」他說。

「我喜歡你這種看法，但——不要太拚命！」她說。

「現在拚命是為將來前途打基礎！」他說。

「你要記住一件事，天白，」她看他，「目前的社會不再是『唯有讀書高』，滿腹學問的人未必成功，而成功人士也未必有學問！」

他皺皺眉，並不同意這論調，却也不想離別之前和她爭論。

「或者——妳有理！」他說。

嫣然一笑，非常美麗。

「天白，如果我不能趕回來唸完碩士——」

「我一唸完立刻回香港，按原定計劃，我們結婚！」他打斷她的話。「妳說過，成功人士不一定依靠學位！」

「我不是這麼說的！」她笑。很滿意。

「是相同的意思！」他抓起她的手，放在唇邊吻一下，「我愛妳，曉晴。」

她閉一閉眼睛，非常嫵媚。

「你真孩子氣！」她含蓄的。

終於到了機場，把行李搬進去，過磅，辦手續，忙完一大輪之後，已到了入關的時間。

「我進去了，」她凝視着他說，「天白，你要保重！」

他心頭一熱，千言萬語竟然一個字也說不出來。

「曉晴——」

「別傻，」她搖搖頭，「即使我不能再回來，最多半年後你也回香港，是

不是？」

「妳——妳——」他的聲音也變了。

她再搖搖頭，飛快的在他臉頰上印上一吻，掙脫他的手，轉身大步入閨。

「曉晴——」他叫。

她已消失在閨門後面。

在感情上，她比他堅強得多。他們只是小別，爲甚麼他却像永遠見不到她似的？

他是孩子氣吧？

慢慢回到車上，若有所失的駕車回宿舍，曉晴走後，他發覺有許多話沒有告訴她，沒有問她，譬如有人接她飛機嗎？好像她家的電話號碼呢？是啊！訂婚到現在，他只有她美國的電話號碼，香港的却不知道，他實在是糊塗得很，只有等她從香港打來了！

回到冷清的宿舍，面對着寂寞的四堵牆，他竟強烈的思念她了，他這個人，他們才分開啊。

曉晴可像他一樣的掛念他嗎？

天白等了一星期，沒有曉晴的電話，連信也沒有，到底發生了甚麼事？至少該有點消息啊。

分開之後，天白才發現自己對曉晴的感情，她完完全全佔據了他的心靈，這幾天無論上課，吃飯，看書全都沒有心緒，整個人都有空洞的感覺。

他第一次知道，原來他竟是這麼重感情的人。

雖然曉晴沒有消息，他却追了兩封信去，他為曉晴找出千百個沒有消息的理由，剛回香港，父親又病重，瑣碎的事一定多，再過幾天她一定會來電話的，一定。

他該對她有信心，是不是？曉晴是好女孩，在美國這一年多，除了他之外，曉晴沒有應過任何男孩子的約會，他該對她有信心。

但是——信心仍然掩不住心中焦急和掛念，說好了該有電話的，曉晴——哎！最糟的是他不知道她香港的電話號碼，他該怪自己。

面對着書桌上曉晴那張照片，他再也無法忍耐的撥了蓮心的電話，蓮心就是曉

晴同宿舍的女孩子，台灣來美國的留學生。

電話響了很久才有人接，是蓮心迷糊不清的聲音，她在睡覺嗎？

「抱歉，蓮心，是我，程天白！」他用英文說，他的國語實在差得見不得人。

「哦！天白，甚麼事？」蓮心清醒一點。

「妳可知道曉晴香港的電話號碼？」他問。

「不知道！」蓮心懷疑的，「怎麼回事？曉晴沒消息？」

「是——沒有電話，也沒有信，」天白頹然的，「我很擔心，不知道她父親怎麼了！」

電話裏有陣子奇異的沉默。

「那就——奇怪了，」蓮心說：「我今天接到她的信！」

「曉晴的信？」他不能置信的，「她說甚麼？」

「她說旅途順利，又得到人照顧，但是父親的病沒有起色，她和母親都很擔心，害怕。」蓮心說。

「還說甚麼？」天白追問。

「信很短，只寫了這些。」蓮心說。

天白呆怔了一下，不安的感覺直往上湧。

爲甚麼蓮心都有信，而他沒有？他是曉晴的未婚夫，難道不比蓮心重要？

「她——沒有提到我？」天白聲音變了。

「沒有——天白，你先別胡思亂想，派信遲一天並不意外，說不定信已在信箱中等你，曉晴不會無緣無故不給你信，她愛你。」蓮心說。

「是——」他略爲平靜一點，是啊，沒有理由胡思亂想，更沒有理由懷疑曉晴對他的愛，「謝謝妳這麼告訴我，蓮心，我這兩天情緒不穩定。」

「這是必然的，曉晴剛離開。」蓮心溫和的笑，「天白，如果你覺得悶，可以到我這兒來坐坐的，我煮碗米粉給你吃，或者——你可以出去打一場球，看一場電影，把自己困在屋子裏對你是無益，曉晴很快會回來。」

「我還有功課！」天白說：「我會安排自己——蓮心，如果有任何曉晴的消息，請告訴我！」

「一定。」蓮心很真誠的。

「還有——曉晴的房門鑰匙妳有嗎？」他再說。

「有，你可以隨時來拿，」蓮心爽快的，「她多交了一個月的租，她說一個月不回來，我可以另找住客。」

「她——這麼說？」他很意外。

曉晴打算過不回來嗎？

「是——而且她房裏的東西已全搬走了。」蓮心說。

「甚——麼？」天白簡直驚呆了。

「哎——我以為你知道，很抱歉，」蓮心顯然不安了，「她把一些衣物都付郵寄回香港了。」

天白彷彿冷水淋頭，連話也說不出來。怎麼回事呢？曉晴？她真有一去不回的打算？爲甚麼不事先告訴他？她——到底爲甚麼？

「我——我很想立刻來一趟，可以嗎？」他混亂的。

「可以，隨時歡迎。」她掛上電話。

天白站在那兒喘息好一陣——他喘息是無法適應這突然而來的消息，然後抓起

車匙，飛快的衝出宿舍。

他運氣好，一路飛車沒遇到警察，否則罰款，坐牢恐怕有分。趕到蓮心那兒，她正在窗邊張望，等他。

「嗨！天白，快進來。」她揮手。

她是唸食品營養的女孩子，很秀氣，很親切，教養很好，功課也很好。

「我——想看看曉晴的臥室。」他進去的第一句話。

「跟我來。」蓮心轉進打開一間房子。

天白走進去，一眼望見屋子裏的空曠，除了床，書枱，椅子，衣櫃外，甚麼都沒有。

蓮心說得對，曉晴把所有的東西都搬走了。

只是——她爲甚麼不告訴他？

「我曾勸過她，還差幾個月不讀完很可惜，」蓮心雖從台灣來，英文却說得很流利，「她不出聲，我相信——她有苦衷！」

有苦衷也該告訴他啊！他是她的未婚夫。

「她說過——不回來？」天白問。

「是——她說多半不再回來，」蓮心看他一眼，「我猜是爲了家庭，她是獨女。」

只是這理由最合理，是不是？她擔心父親死了無人照顧母親，她家經濟環境也只是普通，她是爲了這些吧？是嗎？

但是她該告訴他，她該知道天白不會怪她，留學不是最重要的，她該告訴他。

「我想——妳說得對。」天白透一口氣，「她有苦衷，她是好女兒。」蓮心展顏一笑，原來她一直在擔心。

「曉晴遲遲沒有消息，恐怕她正爲難着，怎麼向你解釋吧？」她說。

「其實，不必解釋我也諒解，」天白微笑，「我不是喜歡勉強別人的人。」

「那麼寫信告訴她吧。」蓮心愉快的。

曉晴起身很遲，看看鐘，已經十一點了。

昨夜去夜總會跳舞，回來得太遲了，而且回到香港似乎一直沒有足夠的休息，所以這麼一睡就到中午了。